

时光快如箭矢，转眼又到岁尾。于是和往年类似，各大出版社纷纷列出了诸如“本年度最受读者欢迎的书籍”“本年度销量最佳书籍”之类的榜单。一来是在时间的节点上做个总结，二来也有一份推荐意味——这么好的书，人家都看了，你也买几本看看吧！而那些喜爱阅读的人们对一整年来阅读的书籍也有类似于出版单位的反应。

书有未曾我读

笔者近日就在朋友圈中看到不少人图文并茂地晒出了自己的“2021年阅读书目”，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你也晒个‘阅读总结’呗！”有友人这样建议，但我婉拒了。阅读本是私人的事，何况我也不是什么学者专家，我的阅读偏好根本不足为道。然而有一点我倒是承认的：我喜爱阅读。首先，我阅读并不为打发时间。没有时间，我也会抽出时间读几页书。其次，我未受黄庭坚“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训导的影响。对我而言，阅读是和吃饭、睡觉一样自然的事，而吃饭和睡觉，又有什么值得总结的呢。

现代社会，人们的喜好越来越多元化。有人喜爱阅读，有人喜爱电影、旅游……个人的自由选择无可厚非。不爱阅读的人中有一类，觉得读书没啥功效，反而浪费时间和金钱。这种观点虽说有些反智，但我愿意相信，一旦他们真正领略到阅读带给心灵的益处与滋润，是大有可能会爱上阅读的。

现下我观察和思考更多的倒是另一类现象：有部分读者过于推崇阅读的作用，把阅读完全量化为知识和智慧，这倒是需要警惕的。

有人一味追求阅读数量。阅读到底为了什么？是为了开阔眼界和心胸，获得知识与智慧。但此间其实存在一个悖论：我们因为觉察到了自己的无知，才希望通过书籍去增知，可当你真正博览群书，且将孔子所说的“学而思则殆，思而不学则罔”进行实践后，你会发现，读书越多越会觉察自己的无知。

那种唯恐旁人不知道自己阅读量可观的骄傲心理，在我看来和信奉阅读无用论并无本质区别。

读书亦有门槛。最基本的门槛是思考能力。不怕你不会思考，就怕你不思考。在阅读的过程中，谁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没啥意义、没啥价值的书。但只有遇到了它们，你才会为自己能读到凝聚了人类思想艺术光辉的作品而欣喜。书有良莠之分，看了一大堆书，不加思辨，囫圇吞枣，如若这般，哪怕你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又能怎样？

有不少人用阅读来抵御现实的荒诞。当我们的精神世界在现实沉重的倾轧下，找不到出口时，我们往往庆幸：还好有书啊，它构建起了一个能暂时屏蔽掉外界丑恶、艰难、无耻的乌托邦、世外桃源，可容我们“躲进小楼成一统”。可别忘了，没人能一直做鸵鸟，我们最终依然得去面对现实世界。我们一定会曾经读到一些反映人间灾难的书籍，像我这样情感脆弱的人，还会为之落泪，会在惠而不费的同情的感受到一种道德优越感。后来我发现自己太可笑了。同情和共情是两回事，前者出于恻隐之心，后者要求感同身受。完全的感同身受基本不可能。我借阅读，其实只是了解了那份苦难，丝毫没有帮助过苦难中的人们。王阳明说“知行合一”。我有“知”，却未“行”。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知道”和“做到”之间的距离。而很多时候，“知”被我们误解为了“行”。

阅读固然能让我们站在前辈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可不论你看得多远，天空依然高远，前路仍旧漫长，对知识和智慧追求也将永无止境。所以不必沾沾自喜于所谓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真正的智慧一如苏格拉底所言“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无知是常态，求知即进步。还是保持阅读，保持思考，保持谦逊踏实的态度吧！在书籍中更多地去理解这个世界，然后更为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

其实只是了解了那份苦难，丝毫没有帮助过苦难中的人们。王阳明说“知行合一”。我有“知”，却未“行”。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知道”和“做到”之间的距离。而很多时候，“知”被我们误解为了“行”。

于抽象表现中接通中国艺术传统

——谈张桂烨的综合材料绘画

袁志坚



张桂烨绘画作品

2021年11月，张桂烨在宁波文创港一号馆举办了题为“意生新象”的绘画展，展出了近年来创作的66件作品。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周至禹教授说，张桂烨“在意象与抽象之间”“兴之所至”“纵横来回”，对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周教授的评论启发了我，在此，谈一点浅薄认识。

张桂烨这66件综合材料绘画作品，不仅运用了油画、丙烯、水墨，而且堆积腻子粉、沙子、黏土、宣纸、棉布等，所运用的材料是非常丰富的。她借助西方的拼贴艺术、构成艺术以及中国的写意画等不同创作形式，赋予了作品新的语言、新的肌理、新的图式、新的秩序。

其中大部分作品，让我联想到赵无极的创作之路。张桂烨或者将她的先生、书法篆刻家阮毅写有甲骨文、金文的废弃残纸拼贴到画布上，使那些象形文字的线条、布局有机融入其中，或者自己用油彩和刻刀在画布上摹写中国象形文字符号，形成具有东方意味的暗示。在1950年代，赵无极也曾经从汉砖、青铜器、甲骨中挪用这些文字符号，用笔触、线条来强化作品的表意性和抒情性。当然，张桂烨并不是拙劣地模仿、重复赵无极“甲骨文时期”的绘画创作，她对中国象形文字的理解以及将中国象形文字作为形式语言，是有文化根由的，一方面是受到了家庭的耳濡目染，另一方面是她希望把自己的创作同中国文化精神相贯通，并期望将这些古老的文字符号转化到现代性的语境中。所以，这些文字符号

是有形之“象”，也是无形之“意”，体现了“意生新象”这一创作旨意。

赵无极后来转向了抽象表现主义山水画的创作，艺术语言更加酣畅淋漓，他把东方的浪漫写意与西方的简化抽象进行了有机融合，展示了变化无穷、幻象瑰丽的现代审美意味。虽然张桂烨并没有直接师法赵无极，但是我感觉到她走的路与赵无极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比如说，我认为张桂烨的不少作品可以视为山水画，相信很多人也会同意。从远处看，许多作品的构图，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平远、高远、深远都是相近的，那些大的线条、大的块面、大的层次、肌理与节奏变化，给人以“见其大象”“会其大意”的感觉。“大象无形”“大意无言”，可以不见一石一水、一草一木，但是观者可以感受到山水自然的寥廓、玄奥、苍茫。令我惊奇的是，这些都不像是一位女画家画的，笔力深厚，结构结实，对应的是强大的生命力。

张桂烨采取的这种传统中国画的构图方式，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命观和宇宙观。中国人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感受，追求的是突破当下，不像西方人强调冲突、夸张、凝固，而是强调和谐、稳定、超越。中国传统绘画是讲时间的，比如说，干、湿的调和，墨的层次、渲染的层次，“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这

个就是时间的艺术。中国画的时间，指的不是作画的时间，而是艺术家构架的艺术时间，艺术家希望达到的永恒的时间、贯通古今的时间。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时空，是肉身和精神都可以寄托的空间，可卧游可畅神，“林泉高致”，通过移情在人的情感与自然境界之间形成对话。张桂烨的这些作品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解是接续中国传统的，既立足于现世，又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她是慢慢地绘制出来的，她把拼贴、堆塑融入水墨、油彩中，她的拼贴、堆塑并不是平面化的，而是一层一层的，不断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延伸，进行精神探索和生命解放。更有意思的是，她把世俗生命融入其中，在里面加入了很多个人生活的情感痕迹，将日常用过的残纸、废弃的衣物等带有气息、体温的东西转化为自然语言、转化为抽象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桂烨又是具有独创性的，她巧妙地借用了西方的手法，又真实地回归于东方的精神。

因此，我很看重张桂烨作品中这些鲜活的东西。个体生命是鲜活的，艺术传统也是鲜活的，她让抽象的山水焕发出新的光彩，展现活泼的节奏，不受具体的物象限制，体现出非常强烈的旋律变化。中国传统艺术相对而言是静

中见动，明中见晦，而张桂烨的这些作品，运用了丰富的材料和语言，动感节奏强烈，色彩对比鲜明，但是观者不会觉得压抑、紧张，而是感觉到有多种乐器同时在演奏，是多声部的演奏，能够让人沉静下来。究其实，她运用的材料和语言，很多是原生态的，是第一手的，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思考放了进去。

在画展上同张桂烨有过一个沟通。我说，艺术家要思考的，不是我画了什么，而是我要画什么。概念化的定义只能说明我想了什么、我画了什么。要画什么，不要用概念限制自己。进而言之，创作痕迹不能太明显。举个例子，在综合材料绘画中加入中国的篆刻、书法、青铜器和甲骨，尝试是有必要的，但是不应该被过于形式化的符号所限制，跳不出来。语言越丰富，作品的可阐释性就越丰富。丰富性不是一个坏事情。有些人投机取巧，强调个人风格，丢弃了丰富性。艺术家的作品、经典的作品，有无穷的丰富性，后人可以不断在里面找到创新的资源。语言丰富了，气象万千；而创作意图太明确，语言就单一了、浅薄了、刻板了。张桂烨还有很强的可塑性，我期待她接通源头活水，释放出更多的活力。

人物名片



梅则伟，1959年出生于绍兴，现为美术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宁波市书协对外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宁波市收藏家协会书画专委会主任、宁波市海曙区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宁波华侨书画院副院长。书画作品多次在大赛中获奖，在全国政协礼堂、中国美术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及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展出。

今年9月，他被中央电视台《文化强国》栏目组，授予“中国艺术榜样人物”称号。

史树青题赠“江南一枝梅”

弹指一挥间，梅则伟的艺术之路已经走过50年。从浙西南的丽水云和到东海之滨的宁波，梅则伟在工作之余勤奋创作，将自己的生命感悟和对自然生命的关怀，融入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

梅则伟的父亲梅尚白，曾求学于温州师范学院（现温州大学），是著名国画画家，其山水、松鹤、梅花、虎等，清逸高古，独树一帜。上世纪60年代初，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过梅尚白作品的大幅彩印画片和插画，2005年，他在奥地利成功举办“中国美术家梅尚白中国画展”。

“我从小看父亲写字、作画，心里也非常喜欢。5岁那年拿起毛笔开始涂涂抹抹。父亲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楷书、隶书、魏碑不一而足；花草石树，按照《芥子园画谱》一项项地临摹。”谈到父亲，梅则伟满怀敬意。

翰墨五十载 丹青书人生

——记书画家梅则伟

陈青

1972年冬天，梅则伟随家人从绍兴迁居浙南石雕之乡丽水青田。“父亲在青田工艺美术厂从事艺术品加工出口。当时的山城汇聚了很多艺术人才，不少是潘天寿、陆俨少、唐云等大家的弟子。父亲与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艺作画，我就在旁边，耳濡目染，受益匪浅。”

年轻的梅则伟，爱吴昌硕的以书入画、陆俨少的沧桑山水、齐白石的写意花鸟、关山月的山水梅花……他还大量临摹唐寅、徐渭、王冕、石涛等古代名家画作，从而夯实了绘画功底。“我没有专门拜某位画家为师，众多大师就是我最爱的老师。”

自古书画不分家，梅则伟也爱书法，从王羲之、苏东坡、米芾、颜真卿、吴昌硕、沙孟海等名家身上，吸收营养丰富自己。

梅则伟回忆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山城云和工作时的青春岁月，许多街面招牌字、景点点牌匾，还有政府部门、报刊头大字等，由他书写，如今云和图书馆的大匾额题字就出自他的手笔。

梅则伟成名颇早，23岁时曾以一幅《山河颂》入选浙江省美协、团省委举办的“浙江省首届青年美术作品展”。1987年，梅则伟获中国硬笔书法金奖，而后成为全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作品曾赴日本展出。

上世纪90年代初，梅则伟调入新华社宁波新闻中心任美术编辑。

“1994年10月，我参与到《宁波晚报》的筹备工作中，白天忙单位事务，晚上继续写画画。”他每天总要抽出时间沉浸在艺术中，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即使退休好几年了，仍耕耘不辍。他的工作室设在社区文化宫内，“我现在有更多的时间搞创作，每天下午或晚上去工作室，天天坚持，我觉得自己还是要下苦功夫。”

中年以后的梅则伟，以画梅而广为人知。他用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勾勒出枝干、花朵，以直立式构图



《美丽天使》

充分发挥立轴竖构图的天地格局，强调垂直线与横斜线交错，枝干的长线多以中锋用笔，沉着厚重、力透纸背，特别是梅花主干的粗线，先以淡墨湿笔书写，而后用重墨、焦墨复笔提写，厚重扎实不失灵动，简洁凝练不失洒脱。

为什么钟爱画梅花？梅则伟说，梅花居中国十大名花之首，与兰花、竹子、菊花并列为“四君子”，与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其实苍松、竹子也是我喜爱的绘画题材，它们都是凌寒傲霜、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又被人所寄寓了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

著名学者、文物鉴定家史树青，曾为梅则伟亲题“江南一枝梅”。

“艺术家要与时代同行”

“画松竹梅，是艺术表达，更

中精选出来，梅则伟的作品是宁波唯一入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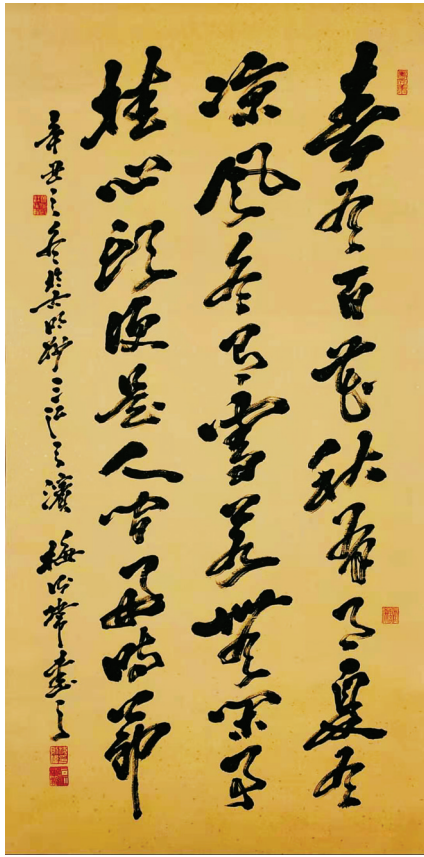
2004年10月，梅则伟的国画《凌风飘香》入选“人民政协成立55周年书画展”，这次画展由全国政协办公厅、人民政协报主办，汇聚了启功、吴冠中、白雪石、欧阳中石、沈鹏、李铎、何家英、韩美林、吴山明等国内艺术大家、大师，并出版了大型书画精品集《艺苑竞秀》。

2014年至2016年，梅则伟连续三年参加在天津美术馆举行的“全国花鸟画名家邀请展”；2019年参加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画者文脉”全国书画名家邀请展，作品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隆重展出。

除了参加全国性的大展，梅则伟坚持为家乡的文艺事业添新助力。2016年10月，“水墨江南塘——宁波当代著名书画家精品联展”在南塘老街城南书院开展，周律之、曹厚德、陈启元、沈元发、刘文选、金林观、王利华、何业琦等21位宁波当代著名书画家参展，梅则伟是参展艺术家之一。

梅则伟的作品经常出现在各类爱心、公益书画拍卖会上，他由此荣获“慈善之星”“慈善天使”等称号。有关部门组织的送文化下乡活动，梅则伟总是积极报名参加，为社区居民送福写春联几乎年年不落。辅导本地书画爱好者搞创作没有二话。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梅则伟感动于医务人员逆行战“疫”的奉献精神，创作了《美丽天使》，致敬“最可爱的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梅则伟参加了宁波市2021“文艺与新时代同行”暨“百年伟影·艺心颂党”美术、书法、摄影、民间工艺（农民画、剪纸）大联展；书画作品《生命风骨》《冰雪精神》《松梅精神》《颂兰君》《长啸一声震天地》《东风吹着便成春》，被制作成复古纪念邮票、纪念币、电话卡，由邮政部门制成珍藏邮册发行。



《宋·慧开禅师诗》



《雄风万里》